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新民族史觀

彭友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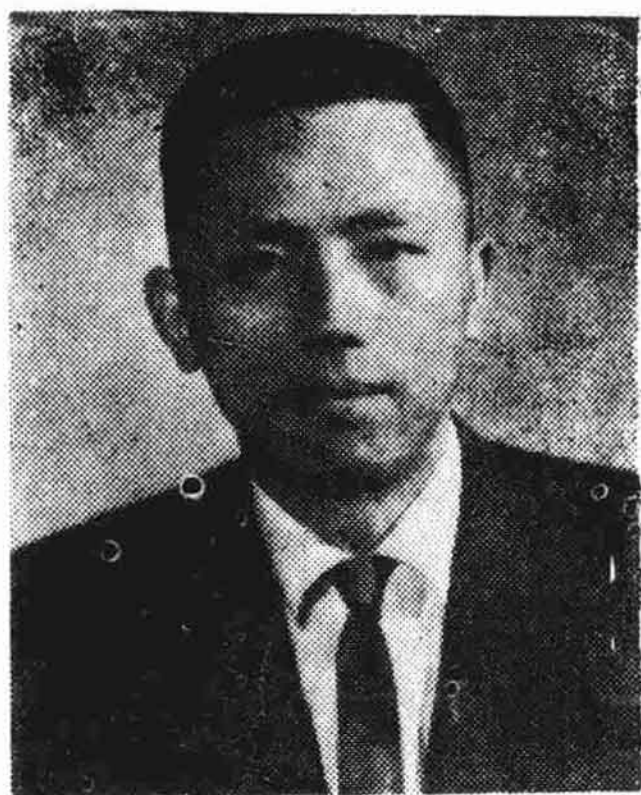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彭友生著

新民族史觀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者簡介

彭友生，湖南常德人，中華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出生，四十二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現執教於省立基隆中學，著有秦史、讀書雜記、國父傳畧等書。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復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目錄

一、趙序·····	一
二、自序·····	五
三、四海一家的國史觀·····	十一
四、再談四海一家的國史觀·····	二五
五、三論四海一家的國史觀（原為：予豈好辯哉）·····	三七
六、韃虜新釋·····	五五
七、略論匈奴人不是異民族·····	六一
八、論黃帝伐蚩尤不是「民族禦侮」戰·····	八九
九、讀中華民族應用黃帝紀元後的感想·····	九九
十、從三皇事蹟論證四海一家的國史觀·····	一一七
十一、中華民族的總家譜·····	一四九

「四海一家國史觀」序

趙尺子

彭友生先生教授中國通史十餘年，倡「四海一家國史觀」。其意若曰：「中華民國本爲一個民族，黃帝時代始分化爲神農、軒轅兩個宗族；唐虞時代又分化出山戎一個宗族；舜禹時代更分化出三苗一個宗族；殷初又分化出鬼方、土方、周方、人方等宗族；而周方又名鬼方爲獫狁，名土方爲羌，名苗爲髡；春秋名中原諸宗族爲諸夏，而名邊疆諸宗族爲夷狄；戰國名北方宗族爲胡又爲匈奴；東漢名匈奴分化之宗族爲鮮卑；西晉迄唐，名匈奴、鮮卑、羯、氐、羌爲五胡；而匈奴變名爲蒙古，鮮卑變名爲烏桓，羯、氐、羌亦皆土方之變名。直至近代，中原宗族名曰漢，東北方宗族名曰滿，西北方族名曰回，西南方宗族名曰藏，而漢、藏之間許多小宗族則名曰苗、僛、黎、僮。就名而論，五花八門；就血而言，固均爲三皇五帝之子孫。」余讀其論文多篇，心以爲然，因得訂交焉。彭先生近將彙其論文爲一書，名曰「四海一家國史觀」。恐其說之不見信於疑古諸家，囑余有言以爲序。

謹按：「四海一家國史觀」之名雖爲彭先生所首命；而「四海一家國史觀」之實，則爲禹、周公、孔子、孟子、司馬遷及所有正統歷史學家所認爲不成問題者也。詩、商頌：「洪水茫茫，

禹敷下土方」，書序：「帝釐下土方」，注疏家向於土方不得其解；自殷文出土，始知土方爲宗族之名，地望在今陝甘高原。然則禹應卽釐（應作釐），土方（方古音 *tsu*）應卽土伯特（*tubet* 西藏）。禹敷下土方云者，蓋謂禹自今西藏移殖陝西平原之謂也。禹爲猿之古文，古語曰 *ihiti*（禹，重文爲猿獼猴），後爲夏宗族之始祖。今西藏人所作史固仍以其祖先爲神獼也。夫禹爲土方之人，而禹貢曰：「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又曰：「織皮、岷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此諸宗族均在今新疆、甘肅迤帶，西方之人也，「來」至夏廷，禹卽「敘」入宗譜。此爲載記初見之「四海一家」說，一也。

周公旦者，政治家之聖也。其大著曰周禮。禮設六官，其中有人有氏有隸。人者，官也；氏者，族也；隸者，役也。如韞縠氏、馮相氏、保章氏、挈壺氏、方相氏、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彤方氏、服不氏、射鳥氏、羅氏、虎賁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翬氏、柞氏、雍氏、哲族氏、翦氏、赤狄氏、蠃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蠻隸、閩隸、夷隸、貉（按當卽蒙古）隸，皆譯音以爲名，而以氏爲官，以隸爲官，與周之貴族所謂人者共朝共列：此亦爲「四海一家」說，二也。

孔子者，學人之聖也。整理五經，著作春秋，二千餘載以來成爲人人必讀之書。春秋之例曰：「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謂說周語遵周化者皆爲中國人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

如之何？」曰：「一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謂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中亦有君子，且忿懣夫諸夏之亡君，此爲何等識見？何等襟懷？其弟子子夏曰：「商聞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孔子之「四海一家」說，三也。

孟子者，學人之賢也。著七篇，曰：「舜，生於諸馮（按即芝罘），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按即中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伯夷者，孤竹君之子也。孤竹即山戎也。孟子評伯夷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志。」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夫舜、文王、伯夷皆春秋戰國之所謂夷也，而孟子均贊之曰聖；此孟子之「四海一家」說，四也。

司馬遷者，歷史家也。著史記，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吾人生二千年後，而得上窺古史梗概者，惟遷書是賴。史記無「國外傳」。匈奴者，趙秦兩國之所謂胡（匪）也；司馬則曰：「匈奴者，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越者，春秋時代以爲南蠻；司馬則曰：「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楚者，春秋戰國亦爲南蠻；司馬則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秦者，戰國時代以爲西戎；司馬則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司馬氏爲國史世家，所見古代文物、內府秘書，非後代史家所能望其項背；凡此所述，自有古徵；且人非魏收，匈奴、越、楚、秦之裔亦無存者，未必贈以巨金，又何事僞造史實

爲乎？故曰：司馬遷者，「四海一家」說之著於歷史者也，此其五也。

綜上觀之，自禹至司馬約二千餘年，在中國聖賢心目中固無「異族」一詞也；曰夷曰蠻曰閩曰貉曰戎曰狄者，皆就各宗之宗名而譯音以名之者也，與曰唐曰夏曰商曰周曰秦曰晉曰衛曰匈奴曰鮮卑曰遼曰金曰元曰清者，亦就各宗之宗名而譯音以名之者，無不同爲中華民族也。彭先生熟讀上古史，既自三皇五帝考證其爲同族；並自匈奴、蒙古諸史中發現其爲中華民族之小宗，如曰：「匈奴非異族」，又曰：「蒙古人爲中國人」，識力直貫全史，魄力橫掃千軍。吾知世之治史或講史者，必將博採其說而使中國通史真象畢呈；即質之劉師培、章太炎諸先生乃至顧頡剛等疑古之輩，亦將結舌而無以對也。

顧欲證明國史上使用譯音名氏之諸族均爲中華民族，應不以重述司馬遷之記載爲足，而須進一步實證其記載。依余所知，其法有四：一曰語文之比較；二曰文化之比較；三曰宗教之比較；四曰血形之驗證。吾國史料充足，各宗族之語文、文化、宗教均有詳述，可利用科學方法比較之而得其對照。若夫血形，則應就現在各宗族五歲以下嬰兒實測之，如其尾閥以上有「藍印」存焉，縱或稱之爲「異族」抑自居爲「異族」，亦必爲中華民族。彭先生方在英年，幸於此多所致力，而期其說之顛撲不破也。是爲序。五十六年十月一日反攻月刊三〇七期

自序

講授中國歷史十餘年，覺得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及某些史家所編寫的通史，存着很深的民族成見：

謂黃帝伐蚩尤是「民族禦侮」戰爭；

謂舜禹征三苗是「中國」對南方「異族」的戰爭；

謂武丁（殷高宗）伐鬼方、土方，帝辛（紂王）伐人方，是對「異民族」的戰爭；

謂周時之「夷狄戎蠻」爲「異民族」；

謂齊桓公「攘夷」是抵抗「外族」侵略；

謂秦漢伐匈奴是中國對「外敵」的最大戰爭；

謂北朝的建立是「五胡亂華」；

謂遼金蒙古是亡「中國」的「外國人」；

謂滿清以「異族」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

但就古史記載來看，前述種種與史實相去甚遠。

史記五帝本記：「軒轅之時，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並未說蚩尤、三苗是「外族」；商代征鬼方、人方、土方，見於竹書紀年，也沒有指明是對「異族」戰爭。

禮記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禮記以「夷狄戎蠻」爲「子」國，不以「異民族」視之。因爲夷狄不是異民族，文獻足徵；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鄭註云：「夷，平也，夷人，言其知識不相上下也。」孟子離婁下：「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史記周本紀：「戎狄攻古公亶父，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

依據正史記載，後世所謂「外族」，皆黃帝的後人。史記匈奴傳：「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後漢書南蠻傳：「南蠻，昔高辛氏之後裔也。」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又史記索隱引服虔云：「東胡，烏桓之先，後爲鮮卑。」鮮卑拓拔氏自謂係黃帝子昌意之後；北魏孝文帝亦謂「魏之先出於黃帝」，故東胡、烏桓、鮮卑亦皆爲黃帝之後。蒙古出於匈奴，滿清出於東胡，蒙古、滿清不是「異民族」亦明。

面對着中華民族自古一家的史實，和懷有民族偏見的「標準」教科書，十多年來，一直使我煩悶在心，百思不得其解。五十一年春天，我在「新天地」創刊號，讀到高亞偉教授的「歷史教

育中的立場問題」一文，不覺精神爲之一振，想不到悶在心裡十多年的問題，高教授把它指出來了，真是令人快意。其後幾期的「新天地」，又刊出了札奇斯、欽南懷瑾、孫學理、徐復觀、陳光棣等教授的大文，都是討論「歷史教育中的立場」問題的，其中除陳光棣教授外，都是贊成高教授的主張，認爲應以「大中華民族」爲歷史教育的立場，而不應只以「漢民族」爲歷史教育的立場。我讀了諸文後，寫了一篇「讀後感」寄給「新天地」，標題爲「四海一家的國史觀」，刊登在「新天地」一卷七期。不久，我接到一些讀者的來信，表示贊同我的看法，幾位朋友也鼓勵我對「四海一家」的國史觀作進一步的闡述。然而當我正要爲此史觀繼續寫文時，突然在「政治評論」九卷七期上，看到任卓宣先生的「評歷史底民族國家立場之討論」一文。任先生在文中全部否認了高亞偉諸教授的主張，對我那篇讀史心得，更提出了極嚴酷的批評，說我「隱諱事實、改竄事實、歪曲解釋、錯誤解釋。」

高教授首先對任先生提出反駁，我於事隔三月後，才敢提出答辯。其後任先生於「政治評論」十卷六期發表「與高亞偉彭友生兩先生論歷史底民族立場」，仍然堅持他的「狹義的漢民族的立場」。高教授因在前文中已把要說的話交待清楚了，沒再參加問題的辯論，我因被任文指爲「保皇黨」，不得不再寫幾篇文章來說明我的立場。由於任先生未再給我「批評」，這場「筆戰」就此結束。

事過一年，在一次宴會上，碰到「新天地」的主編張起鈞教授，當時他甫由美國南伊利諾大

學講學回來，很高興的告訴我說：「你們在本刊所討論的歷史底民族立場問題，在美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們的歷史課本，已照你們的意見修改了。」這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不久，我又讀到高亞偉教授的「我的喜悅與抗議」一文（載新天地四卷十一—十一期），說高中「外國史」，已依照他的主張，將「亞洲國家」的歷史編入。這確也是一件值得「喜悅」的事。我們從此可以以在高中外國史中讀到中華民族所建立的匈奴和蒙古大帝國，它們為中華民族增添了光榮的歷史新頁。遺憾的是高中本國史，不能與高中外國史採取同一立場，仍然說匈奴、蒙古、滿清等為「異民族」。當我站在講台上向學生講述漢、宋、元、明諸朝歷史時，匈奴、遼金、蒙古、滿清，簡直是極可痛恨的大敵人。學生有時間我：「蒙古既然是外國人，為什麼每年陽曆五月九日，政府要派大員遙祭成吉思汗？稱他為中華民族的英雄？蒙古既然是異族，為什麼蒙古獨立，我們要反對？」對於這一連串的問題，我往往費許多時間來解答，仍然被認為「矛盾之極」。蒙古、滿洲籍的學生則常說：「歷史課本不對，我們不是異民族，我爸爸還是國大代表哩！」

我受了這些感觸，繼「四海一家的國史觀」之後，寫了「韃虜新釋」、「匈奴不是異民族」、「黃帝伐蚩尤不是民族禦侮戰」、「從三皇事蹟論四海一家」及「中華民族總家譜」諸文。其中，「匈奴不是異民族」一文發表不久，即由「新天地」編者轉來趙尺子教授的一封信，知道趙教授在三十年前便主張匈奴不是「異民族」，真是空谷足音。趙教授是一位從事邊疆宗族語言文字研究的學者，他以中國正史為依據，參考若干經典，加上他在蒙古地方實地考察蒙古語言文字

、風俗宗教諸方面的心得，認為蒙古的祖先是匈奴，蒙古語就是我國歷史上的夏殷語；證明史記匈奴傳：「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一語是對的。日本史家島田正郎，曾於一九四一年到四四年間親往蒙古研究「遊牧民族」，四年中，他住在蒙古包裡，也從蒙古的生活、風俗、語言、文字等方面來考察，所獲得的結論，與趙教授相同，認為蒙古人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札奇斯欽教授發表過若干有關蒙史的論文，他以一位蒙籍國大代表的身份，多次呼籲國人，不要視蒙古為異民族，也不要視所有邊疆宗族為異民族。

今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歷史學會舉行第四屆全體會員大會，對歷史教學問題，曾有討論。大家認為目前的歷史教材不夠充實，對邊疆宗族敘述太少，「漢人重心」主義應加糾正。如果史學界諸公，從而正視此一問題，研究實施，實是國家的一大幸事。

爲了想對史學教育的改革供獻一些意見，並使這些意見時時刻刻能引起注意，我把近年來在「新天地」和「現代」兩雜誌所發表的討論「大中華民族史觀」的文字，搜集起來，出一個單行本。原名「四海一家的國史觀」，頗覺不夠醒目，承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傅宗懋先生之囑，易名為「新民族史觀」。趙尺子教授替我寫序時，書名尚未改。故趙教授仍以「四海一家的國史觀」名之。

本書各文發表前後，承張起鈞、孫麟生、趙尺子、曹敏、侯立朝、張玉法諸先生賜予指導，特此致衷心的謝意。

彭友生

五十七年七月于八堵翠華莊

四海一家的國史觀

——讀高亞偉扎奇斯欽兩教授之文有感而作——

「中華民族是一個大民族，包括漢、滿、蒙、回、藏、苗、越等族」這是大家唸得很熟悉的。而且認為「漢族」在諸族中的人數佔絕大多數，而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除元、清之外，又多以「漢人」為正統，故一般治史者均認為中國歷史為一部「漢族」與諸「外族的」的鬭爭史，認為「漢族纔是國族，其他民族入主中原都是侵略，漢族北征西討都是開疆擴土。」我覺得這種推測有點勉強與主觀。固然，從有史記載起，中華民族的活動範圍以「中原」為起點，逐漸向四周發展，至今天而有這個大中華民族與這廣大的領域。一般人就因為由這種自內向外擴展的情形，而產生了一種觀念——這個國家是由「漢族」開拓出來的。我常常想，我們這個國家既以「中原」的漢族起家，向四方拓殖，是不是除了「中原」的人是漢族，其他的地區就非漢族呢。但國語曾語：「昔少典娶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有人說「姜水」即今之貝加爾湖。有的說在